

一个民族都不能少

——云南贡山独龙族脱贫攻坚口述

口述人：高德荣，独龙族，1954年出生。2001年8月至2006年2月，任云南省贡山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。2006年2月至2012年1月，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2015年2月，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，同年10月获第五届“全国道德模范”荣誉称号。2016年10月，获首届“全国脱贫攻坚奖”。2019年9月，获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、“最美奋斗者”表彰称号。

王世荣，独龙族，1976年出生。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村原党总支书记，2021年2月25日，获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访谈组：王 荣 成 毕林丰 王道勇

日期：2024年9月25日—9月27日

地点：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、独龙江乡易地搬迁安置点

一条出山路拦住了出山人

高德荣：1954年3月，我出生在独龙族的一个贫困家庭。独龙族原来叫“倮人”“倮子”“曲人”“洛”“倮帕”“曲洛”，这都是过去对我们族人的一种侮辱性称呼，现在已经没人提了。我们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，属怒江地区的土著民族，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，也是云南特有的世居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，主要聚居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贡山县独龙江乡。我们乡下面有马库、巴坡等村，一共6个行政村，这6个村像“一”字一样，散布在南北91公里的独龙江边。现在全乡有1166户，4249人，99%的人口都是独龙族。

小时候，父辈们经常给我们这些孩子讲族人的历史和故事。独龙族一直是生活在大山深处，吃的是野菜、野果，住的是山洞、茅草屋，独龙族历史上没有文字，主要以刻木、结绳的方式记事和传递信息，就是所谓的刻木记事、结绳计数、火炮传信。历代反动统治者把我们族人当作野人，独龙族人受尽了歧视和压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解放军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大峡谷，解放了独龙江，独龙族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。1952年周恩来总理帮我们族人取了“独龙族”这一响当当的族名，让我们成为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，实现了第一次跨越。

不过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因为太过偏远，独龙江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苦，算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了。尤其是路，始终是制约独龙江发展的最大瓶颈，也是独龙族人的“命根子”。有一首民谣我从小就听老人们在传唱：“独龙人，马就是拐杖，独龙人，拐杖就是马。独龙人居住的地方，若不拿一根拐杖，是寸步难行的地方。”这首民谣唱的是独龙江山高峰险，族人生活环境的恶劣，是族人怎么在艰难的条件下摸爬滚打、艰辛生活的事情。我们独龙族人对出山道路的渴盼，就像是吃饭对盐巴的需要一样强烈。记得我小时候，从贡山县城进入巴坡，走路要走7天，路上有时还需要攀岩，来回一趟要半个月时间！当时，过河只能依靠溜索，非常危险。为了改变这个现状，同时也是出于国防的考虑，1964年，国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给我们划拨了20万块钱，为独龙族修建了第一条路——人马驿道，一共65公里。

人马驿道修好后，成为族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生命线。当时，7天走路的时间缩短到3天。以前完全是靠人背，驿道通后也有人背马驮了。每年大雪封山之前，生产生活物资都要通过马帮运进来，而且还要调动11个县的马帮队伍一起运。当年窗口期只有90天，90天运不完，就麻烦大了。人马驿道只有一米多宽，基本上不能两个人并排走，只能是一个人在前，一个人在后。驿道经常会发生泥石流、塌方，路上还有很多蛇、蚁、虫、兽，危险时有发生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人，以前一年最多下来两次，把一年里要用的物资一起买好背回家，最多的时候要背一百二三十斤，八九岁的小姑娘也要背30斤以上，还得上悬崖峭壁。娃娃们去县里读书走的也是人马驿道，因为要走三天时间，中间就得在山上睡两个晚上。娃娃们平时在县里住校，只有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。有些娃娃年纪太小，很想家，就不告诉老师偷偷往家里跑，他这一跑就闹大了，县里会发动许多人去找，有时候在路上还能找到，但如果孩子走偏了，在这深山里，到哪里去找人？

我是1972年考上的怒江州师范学校。这一年，我第一次走出大山、峡谷，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，也看到了独龙江与外面的差距。毕业后，我主动要求回到独龙江公社巴坡完小工作。光是我一个人拿工资，过好自家小日子，

家乡还在穷，我始终还是觉得没有脸、不踏实。我刚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独龙族人还是过着“过江靠溜索，出门走天路”的生活。日常生活来源主要依靠“刀耕火种”。先把一片山上的树砍倒，再一把火烧了，种点苞谷、小米、洋芋这些。“刀耕火种”的风险很大，立夏开始，天不晴，火山就烧不着，烧不着明年就没有收成。一年一户人家多的有二三十亩，少的只有3亩到4亩，到年底连两三百斤粮食都收不到，自己吃都不够。我们还砍树，挖野生药材，猎捕一些野生动物，换点钱贴补家用。每年国家都要从山外高成本调入回销粮、救济粮、补助粮至少10吨，才能勉强保证我们独龙江乡不饿死人。

到独龙江工作以来，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独龙江不通公路，基础条件差，发展受到太多限制。要把整个乡每个住人的地方都走完，一共要用64天，裤子要带三条，东西也要自己背，有些时候走一天，都没有走到一户人家。因为路远，开会不容易，我们还发明了“放炮传信”的做法，如果是急事要开会，这是重要会议，就炸两响；如果是一般会议要开，不着急，就炸一响。要致富先修路，可是修公路谈何容易，要钱没钱，要物没物。但是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我们乡干部跑到昆明，向省工委、省农业厅反映独龙江发展中的困难，要政策。后来，省里一次性安排了350万元的项目资金，扩建了乡里的卫生院、中心校，新建了1个小型电站、4座人马吊桥，乡里的基础设施条件好了一些。

后来，组织把我调到县里工作。1993年，我担任贡山县副县长，还被选为省里的人大代表。老乡们知道我调到县里了，这回是当官了，他们就反复跟我说，一定要把公路修下来，只有公路修通才能解决独龙族贫穷问题。我就经常向上级汇报情况。经过省里、州里和县里长期努力，国家交通部投资了1亿多元，开工修建独龙江公路。1999年，独龙江公路正式通车，虽然只是一条简易的土石公路，但是大大缩短了进出独龙江峡谷的时间，独龙江到县城的时间从3天缩短到7个小时。当时，路上的农用货车比较多，既拉货又拉人，很多人就坐在货箱里，乡亲们终于可以开车去贡山了。

2003年，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在全国两会期间，我反映了独龙族群众面临的难题。后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修路的资金有了着落，但是“开山”很不容易。施工前需要先推雪通路，3月份开始，一直推到7月份，如果不推的话，路是通不了。每年我都会参与清雪工作，和施工队一起睡工棚、吃干粮。有一次遇到雪崩，我和驾驶员一下子就被埋了进去。2006年，我在州里面选上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把我调到州里工作，官是升了，但离开贡山和独龙江，我就相当于没有根了。天天坐在办公室里，而且在州里，经常有人会问，你这个民族怎么样了？我这个民族还很贫穷，穷得头都抬不起来！于是，我向组织请求，我离不开独龙江，我不愿在州里。独龙江发展必须有人走在前头，我是独龙族干部，受党的培养，独龙族人民需要我，再说，官当得再大，如果同胞还穷得衣服都穿不上，别人照样会笑话你。与其花时间打扮自己，不如花时间建设好家乡。

回来以后，我心里还是想着要彻底改变这条路。公路虽然通了，但是这条老公路是毛路，不是水泥路，也没有现在的隧道，一遇下雪、下雨天容易发生泥石流、雪崩、滑坡，容易堵在路上，有时候一堵就堵一个星期，堵半个月也是有的。独龙江每年大雪封山半年，所以只有半年的通车时间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因为我们有半年时间是与世隔绝的，真正的发展时间只有正常时间的一半。我说人家走1万年，我们独龙族才走5000年；人家走100年，

我们才走50年；人家走一年，我们才走半年，怎么赶得上？要想冲破大雪封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雪线以下打一条长隧道，让公路避开积雪。

后来，省委、省政府的各个部门、州里面的各个部门、县里面的各个部门，全部到独龙江调研，下决心要彻底改变独龙江的贫困落后面貌。调研完成后，2010年，省委、省政府发布了一个独龙江乡独龙族“整乡推进、整族帮扶”项目，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，总投资大约10亿元，实施“六大工程”（安居温饱、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、社会事业、素质提高、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），全面展开独龙江地区的扶贫工作。这是共产党给独龙族人民带来的又一个福音。第二年，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正式开工。

隧道一通天地宽

高德荣：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，2013年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。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大概是2014年元旦前夕，中央第十五督导组专门来到贡山征集群众意见。按照安排，我要讲16分钟，县委书记、县长讲10分钟，谈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得非常好、非常实在，根据群众的需求、要求以及愿望解决了很多问题，特别是我们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实惠。省里、州里、县里加大了各方面建设发展速度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都来了。各级各部门的干部都下农村，农村需要解决哪些问题，他们就下去解决。正好当时独龙江隧道也要贯通了，高黎贡山半年封山的历史即将结束，老百姓都很激动。所以当得知督导组要来时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到底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老百姓的感谢比较合适。考虑了很久以后，还是决定写一封信来向总书记汇报。等到16号中央督导组来到贡山开座谈会的时候，我发完言，然后就把信交给了中央督导组的同志，请他们帮忙转交给习近平总书记。

在信中，我们给总书记汇报了共产党解放独龙族以后，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得好。我们独龙族千百年来都要大雪封山，全国56个民族中大雪封山的民族只有独龙族。在隧道打通了以后，独龙族祖祖辈辈的封山历史将一去不复返，独龙族将实现彻底解放，幸福日子也不远了，能够在脱贫基础上跟大哥大姐们一起走上幸福的道路、小康的道路。在信中，我们还提到，能不能请总书记帮忙给隧道取一个名字。

这封信一级一级地上报，最终到了总书记的手里。他立即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示，“获悉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，十分高兴，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！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我一直惦记着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。”他还鼓励我们加快脱贫致富，早日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。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播出了总书记的批示，乡亲们当时都很激动，没有想到总书记会这么快给我们回复。其实，关于这个隧道叫什么名字，在批示前后一直有不同的声音。有人说要用“独龙江公路隧道”这个表述，我就说，我们的独龙江上没有隧道，这个名字不通啊。总书记在批示里明确说了，叫“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”，这就一锤定音了。以前高黎贡山以东归怒族管、以西归独龙族管，高黎贡山核心区是在怒江，所以这个称谓非常恰当。

2014年4月，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工程顺利贯通，独龙江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的历史彻底结束了。如果隧道不打通，独龙族的脱贫和小康是不可能的，因此隧道解放了独龙族人民，可以说是历史的丰碑、千年的跨越。现在

汽车已经可以通往各个村庄，还可以通到村小组，甚至直通家门口。以前从最北面的村子到乡里需要两天时间，现在坐车50分钟就行了。老百姓早上去乡政府赶集，中午就能回来，还可以在乡里取快递。

也是因为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的贯通，我们才能在往年大雪封山的1月走出独龙江，来到昆明，见到总书记。这个时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是2015年1月20日。当时总书记来云南考察，他是特地抽出时间来看我们的，这是对独龙族最大的鼓励！那天我们一共是7个人参加了。除了当时的县委书记、县长、我之外，还有当时的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国雄、乡长李永祥，这5个人是当初给总书记写信的人。还有两个独龙族的纹面女，李文仕、董寸莲。实际上，最开始是安排了三位独龙族的妇女参加，其中董寸莲当时住在昆明民族村，李文仕住在独龙江乡的迪政当村，另一位因为晕车非常严重，身体不适就没有参加了。

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纹面女。大家可能在电视上也看到过，我们族的一些老年的妇女脸上是纹了很多花纹纹的。关于为什么纹面，我们有比较多的两种说法：第一种说法是她们信仰万物、信仰自然，她们以美而自豪，因此把代表美丽的山水蝴蝶刻在自己脸上，相信自己死亡之后能够化作山、化作水、化作自然，这是最传统的、最多的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是为了继承，因为家族里面姐姐、妈妈等都会纹，她们觉得不纹的话会不好看，所以说到了一定年龄后，她就会继承纹面文化。不过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给妇女纹面，必须由认定的纹面师去纹。纹面师先进行画，画的图案是纹面师来决定的，她们会拿着植物的棒蘸着锅烟灰先画，画完之后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左手拿刺、右手拿棒，然后边刺边敲打，边蘸锅烟灰，使锅烟灰或植物汁的颜色刺入脸上，等刺完流血结痂之后，这个画就永远地刻在脸上。以前我们独龙族的女子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会进行纹面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不提倡纹面了，而且最后一位纹面师也已经去世了。

再回来讲，我们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到的会议室，7：15左右就往回赶。我们等了一会儿，总书记就来了。他跟我们一一握手，他说，“我们并不陌生，因为有书信往来。”总书记问了我的年龄后，还说“我比你年长一岁”。接着，总书记跟我们一起看了反映独龙族生产生活的视频，看的时候还问大家：“建一套新房多少钱？”“原来出山要多长时间？”后面我介绍了独龙族的生产生活工具，手织马褂、弩弓、铁皮小锄头、刺枪头、藤篾盒、双齿小木耙等等，还给他介绍了独龙族人过江溜索的照片和实物。李文仕和董寸莲两人还现场唱了一首独龙族民歌。总书记跟我们说：“我来见大家，就是鼓励你们再接再厉，也是给全国各族人民看：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，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、共同奋斗，共同奔向全面小康。”他还说：“党和政府、全国各族人民会一如既往地关心、支持、帮助独龙族。”他反复强调说，全面实现小康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，不能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。

脱贫不拖全国后腿

王世荣：之前有一种说法，说我们独龙族人口较少，全乡共1000多户，全国14亿人一人给一块钱，我们族就脱贫了。也有一些专家建议，把独龙族全部从独龙江搬出来。但是独龙江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乡，全搬出来是不可能的。后来还有一种说法，可以把扶贫的钱直接发给各家各户，不要挖路了，也不要搞其他建设了。但是扶贫的钱发下去给老百姓，吃完后一样也没有剩下，因此最踏实的还是自己种、自己养、自己卖。其实，这个想法是我们族人的一个共识。我们独龙族有一则叫“省那姆”（财富精灵）的寓言故事：“省那姆”不是从天而降侥幸获得，也不能从父辈那里继承得来，而是要通过自己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去争取。习近平总书记也讲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！高德荣老县长也经常跟我们讲，要树立起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独龙族不拖全国后腿”的紧迫感，“上级照顾我们的，其他兄弟民族支援我们，是因为我们落后，戴着落后的帽子一点都不光彩，太难看了。不要总想伸手要，要多想想怎样放手干，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。”

我们想，现在独龙江路修好了，房子盖好了，电也通了，水也来了，最需要做的就是发展产业，只有这样才算是授人以渔。我从小住在拉瓦多，原来是老乡政府所在地——巴坡的一个自然村。巴坡以前很穷，什么产业也没有，老百姓不会讲普通话，也不想到外面去打工。20多年前，农业部门在我们村里面进行过很多试验，结果发现种苞谷和稻谷都不行，农业很不景气，后来才开始种草果（草果是一种

中药和烹饪佐料，属于姜科豆蔻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）。草果是帮扶我们的专家带进来的，贡山的草果最早就是从普拉底开始种的，老县长可能是独龙江第一个种草果的，他1988年就开始种了，但是那会儿草果很不值钱，我们要种出好品质的草果的意识不强。

县里、乡里一开始推种草果的时候，老百姓不是很理解，有人说，“这个一捆一捆的，好像是草，我们独龙江草都用不完了，你们还拉这些进来，这种东西能卖钱？”大家没有尝到甜头，还没有收益，心里面还是打鼓的。当时，乡里的干部和我们这边的工作队要到每家、每个小组去动员大家种草果。我们见到老百姓就问：“草果种了没有？”最初种了也没用心，因为种下以后，大家不会管理，草果一年要除草三次，到了除草的时间，乡里面、村里面的干部还要进入老百姓家里面动员：“赶快除草了，你草果地草相当深了！”大概到2010年时，最开始种的那批苗结了果，卖的价格非常好，一斤大概10块、11块。老百姓知道这个值钱后，觉得比到山上挖贝母好多了，慢慢也愿意种了。现在村干部也不用迫着他们管理草果地了。

我现在是村里种草果大户。记得刚开始我种得不多，第一年好像赚了6000块钱，第二年是2万元，第三年5万元，到2015年我家种了40多亩草果，年收入约9万多元。再后面我买了一辆皮卡车，买了电视机、家具，还贷了款，然后又买了更多的草果苗。当时村民们最少都能挣两三千块钱，2万、3万、5万、6万的也有。以前人均收入都是两三百块钱，家里也没有存款，连存折都没见过，现在大家银行卡都有两三千。挣到钱后，老百姓还会自己要求自己必须种好。我们村里面有一个人，第一年卖草果挣了4000多块钱，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。现在，巴坡村家家都有草果地，2024年，种植面积达到2.56万亩。去年一年收入达277.35万元，户均收入2.5万元。

草果苗挂果最丰盛的时期只有两三年，以前的草果老化了，就要更新换代，但是没有钱买苗怎么办？当时乡里信用社有个政策，党员先带头贷款的话，利息是有国家财政补贴的。一开始利息是我自己先付，只要能全还上，就把上一次贷款的利息还给我，等于是免利息了。我是党员，我要先带头呀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申请贷款，后面信用社的人说我是第一个来贷款的人。不过，那时候我胆子小，不是很敢贷，只贷了3万块钱，一年还1万。我把土地证、林权证这些证件交过去，信用社问我草果种了多少？后面又来家里看了一下情况，钱就顺利地贷下来了。后面就一直贷到现在，已经贷了好多次了，5万的贷过一次，8万的贷过一次，最近的6万也贷过一次，贷得太多具体都记不清了。后面村民们看到我贷款贷得比较好，大家也都慢慢地开始申请贷款扩大种植了。

从2013、2014年左右，我们开始听到脱贫攻坚这个提法，脱贫攻坚项目的驻村工作队也逐步下派到村子里。当时州公路局和县交通局两个单位包我们巴坡村，每个单位遣两个人，驻村工作队共有4个人。州公路局有一个专门负责巴坡村的干部，姓徐，做扶贫工作队的队长。他们一开始就下派到村里，住在村里，我们一起做脱贫攻坚工作。真正工作量大的盖房子的时候，每天都要去工地上，很辛苦，每天都要去发动群众，工作队专门看工程质量，老百姓的房子盖得怎么样，到哪个程度了。这两个单位的同志在我们村挂了5年时间，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像修建电力设施、公路硬化等。我们有一个自然村，那边有很多老百姓都是种草果，但运出来非常难。在多次协商以后，州公路局投了20万元，县交通局投了10万元，在2016年修通了一条3.8公里长的路，这样就大大方便了村民把草果运出来。现在，全乡草果种植面积大概是8.4万亩，挂果面积有3.2万亩，产量2500多吨，2023年全乡草果收入达2000多万元。如今，草果产业已成为我们增收的主导产业。

另外，我们也养鸡。养鸡场也是工作队帮忙协商解决的。我们养的是独龙鸡。这种鸡是我们独龙江特有的品种，不大，1只大概1斤左右，大的也就一斤半，但肉质好，味道好。2017年的时候，国家给了20万的扶持资金，我们先用竹子和木头搭了一个简单的鸡舍，然后每个自然村轮流派人过来投工投劳，帮忙搞养鸡场建设。工作队的徐队长还帮忙协调出了一些其他的经费。我们从村民手中买鸡苗，小一点的20元，大一点的80元，放到集体经济养鸡场。刚开始没有资金，也没有管理人员，村干部就边工作、边学习、边养鸡。独龙江的草长得茂盛，可以直接割来喂鸡，我们也从外面买一些散苞谷喂鸡。这些鸡长大后就卖给乡里面的人，也卖给饭店和农家乐。

（下转4版）